

# 一线画缘

□沈潇潇

我曾爱好过绘画,记得在初中的第一堂美术课上,美术老师看了我的作业——现在还记得是画一只人的脚板而不是小学时的那些政治性图案,就在课堂上宣布我为美术课代表。不想此后又有英语老师让我当课代表,经班主任调解我当了英语课代表。虽然美术课代表撤了,但美术老师把我拉入了校美术兴趣小组,每周有一次活动。因我又担任了班级政宣委员,每周要出一期黑板报,画报头、插图就是家常便饭了。就这样整个初中时期美术或画画就跟我形影相随。我在画画上的最高“成就”,是一幅水彩粉被选中为学校宣传窗里的某期刊头画。我最受欢迎的是替人画扑克——那时市面上不供应扑克,想玩就得自己拿硬纸制作,A和10以下的牌没有图画,同学们能自己制作,画大小王和JQK就求到我了,我在大小王牌上画南京长江大桥,JQK牌上分别画上工农兵,一支钢笔蓝黑墨水画黑桃、草花、小王,红墨水画红桃、方片、大王。班内班外有许多同学知道我会画扑克,有点像现在的网红。上高中时我喜欢上写诗,对画画的热情也迅速淡化,虽然黑板报上的报头、插图还在画。

没想到时隔多年,正在读高二的女儿某天突然说,她想考美术专业,并说要考上中国美术学院。我大吃一惊,虽然在小学时常有她涂鸦的画画被贴上学校墙报,还有在升初中前曾参加过一个暑期美术培训班的尾声,只学了一个星期,就这点基础,到高二了才想起考国美,这谈何容易!她没获家里同意,却已悄悄放弃夜自修,跟随美术老师王海平学起了美术。等家里知道这事时,也得知她在那群准备报考美术的学生中画得最好,也就转而支持她了。名校美术专业都单考,那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同济大学环境艺术系在同天考试,我女儿选了同济。考完问她情况,她不在乎地说:差不多吧。过了些日子,同济的成绩通知到了:列上海以外考生第七名!我很高兴,她却说:考同济为适应一下考试气氛,我要考的是国美。考国美时人山人海,考完又问她,回答还是:差不多吧。那年是国美大举扩招的前一年,本部只招形象专业和设计专业各300名学生,她最终以设计第九十几名、形象第二百十几名的专业成绩成为那年奉化中学唯一考上国美本部的学生。我已中断的画缘,就这样在女儿身上续上了。

本月的一个下午,因我当时人机分离,在手机铃声执拗地响了好一阵后,我才匆

匆接听——也意外接起了另一段画缘。手机里传来王利华老师洪亮又熟悉的声音,我刚叫出一声“王老师”,他没什么铺垫就开门见山:“我送你一幅画,刚画好。”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又连珠炮似地:“我来问你,画上要不要写上你的名?”我马上说:“要写要写!”“那写一个人还是写两个人?”我略一愣,随即会意到了他的意思,就回答:“写两个,写两个。”他呵呵地笑了,因为他早年在城关二小教书时曾与我岳母搭班教课,他熟悉我妻子。通话最后在我的感谢声中结束。没过几分钟,他的电话又来了,说字已写好,要我加他微信,让我先看看画怎么样。加上微信后,随着叮咚一声,手机里的画就展现在我面前了:那苍黛清丽的山峦、蒸腾缭绕的云雾、淙淙不息的溪流、郁郁葱葱的松林……无不留着他自成一体、独具魅力的王氏画风的烙印,粗犷大气的格局和精当细腻的笔触兼而相得,轻盈灵动和静谧肃穆相谐相济的神韵,令我欣喜。再看题款文字,又喜上加喜:好一幅《青山初晴》图!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往事:有一天,身为首届奉化文联主席的他对我说:你写一部长篇小说出来,我为你画一幅画,怎样?他这话是对我文学创作的激励,更流露出他推进奉化文学创作繁荣的迫切愿望,我很感动。因为自认积累不够,

我当时还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打算,但不接他的话似又不妥。所以不无敷衍地说:好啊。几年后,他调离文联任市政协秘书长,期间我当然也没有写出他所期望的长篇小说。我想这事也就了结了。直到他退休六七年后,我才出版了长篇小说《在红尘中遥望》,但我没有告诉他。在我的认知里,当年他的承诺是在文联主席任上的事,并且我也只是出于敷衍而应答,这是根本无须兑现的单向性承诺。退休后他更加忙碌了,2011年“乡情奉化——王利华中国画作品展”在宁波美术馆和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分别展出,展出了他用退休近十年时间创作的一百多幅以家乡为题材的作品,2016年以宁波31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题材的“甬城金名片”画展又在宁波博物馆展出,其间出版《乡情奉化》《溪口墨韵》《甬城金名片》大型画册……他很忙碌,偶尔相逢,他第一句话总是:我欠你一幅画,等我忙过这阵,好好给你画一幅。这次通电话时,从他要我加上微信的急切语气里,我感觉到他对这幅画是用心的,也是满意的,他在一次成功的创作后想尽快与人一起分享成果的心情溢于言表。岁月有如此一线画缘串联,不禁慨然。

□蒋静波

秋光中的大堰有着醇厚的美丽。溯溪而上,连绵的群山以柔美的线条在天地间跌宕起伏。路边落叶轻舞,红的黄的,似跳动的彩色音符;洼洼稻田,谷穗低垂,似即将分娩的少妇;一江剡溪,倒映着如染层林、累累硕果,似流动的山水画卷。

一座水泥平桥旁,一大片纤纤细草顶着紫花,风姿绰约着。朋友说这叫洋韭菜,与鸡蛋同炒,鲜美可口。美而仙的花草原来也可以如此充满烟火之气。过桥到了湖边桥村。一棵大树下,山岚涌动,一个手持红缨枪的男孩抱着小羊羔,警惕地望着前方。而前方的两个小孩雀跃着扛着网兜,另两个小孩爬到树上掏着鸟蛋。诧异间,走近,才发现原来这是相邻房屋上的两幅大型立体壁画。在民居中穿行,抬眼看,这边两位村民在山上挖笋,那边一位老农赶着牛耕地;这里过年放鞭炮舞龙舞狮,那里吹着冲锋号硝烟弥漫。一大片金黄色的田地边,一位中年男子和孩子们一起滚着铁环……突然,中年男子离开了铁环,而那只铁环却直立不倒——原来他是在壁画里的一只铁环前摆pose呢。在湖边桥村,这样的壁画随处可见,荡漾其间,亦梦亦幻。“啊,山楂!”朋友在一个花坛上发现了一些红色的落果。我学着她的样,拣了一只山楂,剥皮后往嘴里送,酸中有甜,满口生津。

走过一座古朴苍劲的五孔福星桥,就是常照村了。秋阳将这座有着“浙东第一石拱长桥”和“宁波十佳名桥”殊荣的古石拱桥,镶上了一道金边。桥下溪流潺潺,鱼儿嬉戏,白鹭翩飞,四周青山如黛,空气清新,好一处宋高宗赵构御书的“江南第一村”景致。近年来,来这里的游人络绎不绝,他们不只冲着“福星常照”的美好寓意,更是为了一睹古树群的风采。在有着千年风貌的英济庙后面,一群由红豆杉、白玉兰、枫香等七株近千年树龄的古树组成的古树群,根根相连,冠冠相错,撑起了半边天空。一棵红豆杉尽管树干中空,依然繁茂挺拔,亭亭如盖,不得不让人惊叹树木顽强的生命力。由它发枝的栽在路边的一些小红豆杉,正挂着红艳艳的果实,可谓代代相传。

大堰有着诸多的历史遗迹,镇上的狮子门尤为出名。在前后400来年的时间里,这里诞生了明代工部尚书王铎和近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巴人(王任叔)。我们在最近铸成的巴人铜像前凝视着这位杰出的乡贤,在正屋前面的廊檐观看介绍巴人事迹的图片,又到楼上的陈列馆看了巴人出版的书籍和手稿等珍贵资料。

当我们一脚踏进相去不远的白阊门时,在古色古香的廊柱间,在精雕细琢的斗拱牛腿下,在细腻精美的白板纸窗边,徘徊不前。这座小巧玲珑的白阊门曾孕育了几代同宗名人:清朝盐运使王四佐,酉阳州钦加知府衙门王麟飞(又名景池)及其女儿——浙东著名闺阁诗人、女子教育先驱王慕兰。阊门已老,而那些躲在时光深处的人事,伴着流淌不息的剡溪,依然鲜活如新。

水缸、酒坛、瓦片是农村常见之物,甚至被当作垃圾随处乱扔。在后畈村,我欣喜地看到了它们的蝶变。站在永芳桥上相望,一边河面上有一对鸳鸯在戏水,一边一轮弯月冲破云雾喷薄而出。原来它们都是该村的能工巧匠用缸瓦作原料创作的工艺品。入村后,不时遇见一件件造型各异、精美无比的缸瓦工艺品,如老牛耕地、大小南瓜、鹤鹿回春……许多人发出了“高手在民间”的感叹。一家由原碾米厂改造而成的农创馆,陈列着该村的董孟飞师傅巧夺天工的木雕艺术品和取自民间老物件和女红等,加深了这个缸瓦艺术村的艺术氛围。

徜徉于大堰,不时被当地人们的勤劳、朴实和热情所感动。现在正是加工番薯粉的季节,此时此地,在大堰的角角落落,随处都能看到加工番薯粉的情景。瞧,这边一家人正处理着成堆的番薯,或用水清洗,或用刨去皮,或用刀削疤痕,一只只红皮黄心番薯像石榴般裂开了皮。处理完后,他们将番薯送往加工厂轧碎,经过数道工序,才能成粉。巴人故居的管理者、巴人的堂房侄孙王师傅指着他晒在故居前洁白细腻的番薯粉,告诉我们一件事:几年前宁波某大学的一位老师对他的番薯粉的质量提出质疑,认为必定加了漂白剂,番薯粉不该这样白。无论王师傅怎样解释,都没用。他将番薯粉拿去化验,最后还了王师傅一个清白。“真是书大糊(呆子)啊,还研究生或是博士生呢,我一辈子连漂白剂是啥东西也没看到过呀。”至今提起,他依然十分委屈。后来那位认真的老师年代亲朋好友向他订购番薯粉。当我们提出也要买时,“没了,没了,早被大学老师订完了。”他搔搔头,憨厚地笑了。

汽车渐行渐远,那斑斓的秋色、浓郁的乡情却一路与我相伴相随,这也是我此行的收获吧。

# 秋访大堰

## 《诗经》:那一个眼神很明亮(外二首) ——《国风·陈风·月出》

□原杰

那一个眼神很明亮  
高山挡不住  
大河隔不断  
一瞥  
便射入脑海里

那一句问候很温暖  
冰雪冻不坏  
朔风吹不走  
一下  
便落在心窝里

那一团身影很亮丽  
岁月压不扁  
风雨遮不住  
一直  
便住在眼睛里

### 山里妹子

——《国风·邶风·谷风》

把那个人含在口里慢慢地嚼  
父母再逼也不吐出来  
直到憋得面红耳赤  
生怕一开口便被收走

把那个人搁在发梢上细细地绞  
闺蜜再催也不停止

直到发梢打上死结  
生怕一松手便被牵走

把那个人画在脚尖上静静地踩  
太阳当头也不休息  
直到泥地干涸裂裂  
生怕一抬脚便被吹走

### 老人越看越老

——《小雅·采薇》

燕子越来越小  
孩子越来越小  
炊烟越来越孤单  
我伸开十个手指点数  
数来数去也没找着几条

旧房越来越旧  
老人越看越老  
荒草越来越繁茂  
我在天井里转悠大半天  
也没有发现童年珍藏的法宝

不多不少的日月  
习惯摸黑起早  
不旧不老的是山野  
照常哺育育鸟  
不大不小的是水井  
睁眼回忆洗衣女的俊俏

## 清水白饭

□应柔远

母亲恨极了泡饭,那东西究竟有什么好吃?汤汤水水,吃进去如同嚼了满嘴的渣子,没了新鲜米味的香甜。她爱熬粥,不得不,她熬的粥确是佳品,稠稀适中,还加入五谷杂粮,美味营养。而她恨我就恨在:她熬了那么多好粥,我这不识事的舌头还是选择了泡饭。

母亲的老家江西,乃至全国,都不曾听说盛行吃泡饭的,看来这确是此地的风俗无疑。我对泡饭的记忆,总是伴随着奶奶的影子。

夏天,奶奶会起得很早,把隔夜的剩饭和水一起倒进锅里煮熟,然后放凉,凉悠悠的。

我就在这时起床。天气那么热,难免心里烦躁,把饭吃得飞快。然而一碗下肚,我竟不烦也不燥了。微凉的口感和充实的饱腹感,让人真切地体会到平静、恬淡的,名为“生活”的东西。人间有味是清欢。

奶奶家的圆木桌,那张裂痕深深浅浅,漆面也剥落了木桌子,总是放着那么几碟小菜。我讨厌的腌冬瓜,我喜欢的酱菜,咸鸭蛋圆圆一个立在那儿,从不装模作样地切开。父亲爱腌冬瓜爱得深沉,他弄来一个大缸,自己倒腾着做起了腌冬瓜。冬瓜的咸鲜味中带着一丝丝缕

奇妙的酸,和着泡饭三两下扒拉进嘴里。我始终不喜欢腌冬瓜,父亲却总能吃出其中的趣味。

冬天的泡饭热乎乎的。这时青菜过了霜,正甜美着。奶奶的做法奇特,是这一带特有的做法——锅中蓄满酱油,水灵灵的青菜一棵棵放进去,盖上锅盖,中小火煮,这种本地特有的烹调方式叫做“烤”。烤菜不会煮得太透,茎部还保持着鲜菜的脆嫩,叶子却已一针一线绣上了酱油的咸香。烤的做法,不仅用来做青菜,也可用于土豆,本地人叫“洋芋芋”。还有“大头菜”,学名胚兰,是一种球茎植物,烤好的大头菜呈晶莹的琥珀色,十分漂亮,淡淡的甜味藏在酱油味儿里,细心的人才吃得出来。

在那张老木桌上,爷爷曾为我用菜刀敲碎青蟹的壳,奶奶曾把刚做好的年糕码放得整整齐齐;我用筷子戳破一个咸鸭蛋,橙红的油吱吱地冒出来,那温暖的色彩,像中元节流泪的烛台,又像满城华灯欲燃。奶奶欲言又止的眼睛送我离开。老木桌的漆是什么颜色?紫红、暗红、还是青黑?我的记忆像蒙了泪水的眼睛,一度真实的色彩正在渐渐褪去。那里如今已是一片废墟,新的高楼正在崛起,故乡正在消亡。

我的童年埋藏在从前那个安静的小城,故乡的模样一直藏在脑海中,面前一碗清水白饭,此心安处是吾乡。



蒋经国立轴《岁寒劲节》,1962年作

作品简介:本幅画作款识为“岁寒劲节。壬寅二月蒋经国画,高逸鸿题。”134.5×68cm。高逸鸿(1908-1982)杭州临安县人,浙大文科毕业,早年与唐云等结为画友,入西泠书画研究社。1949年后渡海赴台,与马寿华、陈方、陶芸楼、郑曼青、张谷年、刘延涛结社“七友画会”。1951年以后开始精研书法。1960至1964年担任蒋经国书画教席。

裴国松